

試論《單車失竊記》「鐵馬」的象徵意涵

一、前言

在大學中文的課堂上，我因為對吳明益先生的另一部作品《天橋上的魔術師》有印象，而直覺地選擇了《單車失竊記》作為學院報告的書寫主題。在閱讀此書時，不難感受到作者對故事編排的用心，其故事節奏緊湊卻又不失脈絡，是一本值得細細品味的小說。

《單車失竊記》將作者的前作《睡眠的航線》最後沒明確交代的幸福牌單車在本書做了完整的說明，也因尋找鐵馬的關係，勾勒出一系列的機遇與故事。過程中，主角發現每個看似無關的人事物，其實都互相牽動著彼此。這部小說的內容結構分為兩大主軸：一個是書中角色與戰爭的關係；另一個則是單車與人。其中，戰爭的描述除了作戰，也談及人與動物、大自然的關係，且歷史脈絡極為清楚。同時，作者也分別站在不同角色的角度，揣測動物們內心的感受；單車篇章的部分則是以當時興盛的產業現象與故事中的人物做與父親記憶的連結以及描寫。不過故事中頻頻出現的「鐵馬」何以是故事主角尋父的象徵呢？我將探討以下幾點：首先，從一系列的篇章故事看主角的尋找鐵馬之旅；其次，從其他角色的故事看鐵馬的意義；最後，從主角一家人的角度看父親與鐵馬，並深入分析鐵馬與主角父親的關係。

二、重新了解父親：從一系列的篇章故事看主角的尋找鐵馬之旅

（一）存在戰爭的時代與父親個性、形象的關係

吳明益先生的上一部作品《睡眠的航線》藉由夢境講述了戰爭的殘忍，那麼既然寫《單車失竊記》是為了交代其前作沒有明確交代的事情，而這兩部作品又都花了不少篇幅描寫戰爭的部分，所以我想「戰爭」這個主題被安排在書中各章節的原因就值得大家深思。書中不少段落都提到，主角的父親在主角眼裡一直是一個話很少、不善於表達，且很有威嚴的形象。然而從以下的篇章我們可以發現，阿巴斯的父親跟主角父親的形象非常雷同，而他們的年代照理來說是差不多的。因此，若和戰爭聯想在一起的話，很有可能是因為當時的時代背景存在「戰爭」，以至於當時的社會風氣、習俗、文化等，對那個時代的人影響至深：

「你家裡的人都很怕你爸？」阿巴斯說。「嗯。我爸超沉默，他甚至連去日本的事，都沒跟我媽講。」……「想想我爸比你爸好一點，他至少錄了

兩卷錄音帶。」……「不過，好像有什麼螺絲在他們的人生過程中掉了，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講話的開關壞掉了。」「嗯，壞掉了。」¹

以現代人的角度來說，如果是留下錄音帶這種類型的物品，那麼留下它的人一定會很直接地表達他們想表達的事物。然而引文中的阿巴斯父親所留下的兩卷錄音帶，卻分別是「銀輪部隊」和「緬北森林」這種紀錄時代背景及歷史的內容。其中，主角與阿巴斯共同獲得了一些講述戰爭心理的資訊，像是在上戰場之前，他們習慣留下遺言、頭髮或指甲等小物，做為準備犧牲前最後的個人事物處理。

事實上，主角與阿巴斯同樣都是沒有經歷過戰爭時代的人，因此這段文字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非常震撼，同時也讓他們對戰爭時代的人感到尊崇。或許是因為這種時代背景的洗禮，主角父親那一代的人才會不習慣直接表達出真實的情感，而偏好以留下貼身物品的方式表達。畢竟對他們來說，物品所能夠表達的事物，遠比文字或語言來得更完整、全面性，以及保存性。

（二）由鐵馬認識父親所經歷的年代

人的一生很長，所以當我們想要盡可能完整、全面地去認識一個人時，從他最喜愛的事物下手或許是個好選擇，就如書中寫道：

阿巴斯說，在那個過程中，他覺得自己漸漸和老鄺的腳踏車有一種合而為一的感覺，不只是車子本身，而是更抽象的什麼。「這樣說可能很不準確，而且荒謬。但我就是有那樣的感覺。你這樣騎過一輛車，等於和某個人的人生真的交會。」²

因為想真正認識一個人，所以從跟他最密切相關、他最喜愛的事物下手。這件事物可能是學習一項事情或技能，也可能是他很親近的人或很珍惜的物品。我們可以藉由探索一件事物的同時瞭解這個人的喜好、個性、人格特質等，也可以從中發掘這件事物背後的歷史及情感背景。漸漸地，當探尋者掌握樹狀圖的所有分枝時，中間的答案應該也就呼之欲出了。這應該就是阿巴斯覺得騎過一個人的鐵馬等於和他的人生真的交會的原因，也是主角在後段的篇章中所體會到的道理。

¹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台北：麥田出版，2015年），頁176。

²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頁191。

三、記憶保存兼傳遞者：從其他角色的故事看鐵馬的意義

（一）鐵馬使珍惜的人以特別的方式留下

從幼年開始，我們就需要模仿各種行為舉止來逐漸完成社會化、各式各樣的學習，而記憶就在這之中扮演著無可取代的角色；到了中年，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各式各樣的習慣、人格特質都逐漸定形，而其幕後的最大推手無疑也是記憶，包含回憶、肢體記憶等；最後，當人生快畫下句點時，該做的事也做得差不多了，那麼除了健康的身體，一個人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哪兒呢？仍然是記憶。同時，記憶之所以珍貴也是因為它獨一無二，它雖然可以重疊，這世上卻不可能找到一個跟你擁有完全一樣記憶的人。這就是為何人們總是想把它以各種方式保存下來，有人用相機、有人用日記、有人用娃娃，方法千變萬化。

這本小說特別的是，它以大眾普遍不常見到的方式保存記憶，也就是用鐵馬。鐵馬有「貼身性」，也就是說它能因應不同人的身高、四肢長短等調整座椅高度。除此之外，座椅的味道、車架上的個人小物等，也都是能將其擁有者個性以及習慣顯示出來的一種方式，就如以下這個片段所描寫：

阿雲把自己親手做的幾幅蝶畫網在自轉車的候架上，兩邊的袋子掛了一些日用品。……她慶幸自己還留著父親的自轉車，騎在車座上總若有似無地聞到牛皮座椅保留的父親的汗味，那讓她安心。……多年以後，阿雲因為沒有留下照片，幾乎快要忘記他多高，以及說話的聲音，但阿雲就是記得他的手的觸感。³

或許以阿雲角度來說，鐵馬是個能將珍惜的人以不同形式留下的一種方式吧！鐵馬上的各個零件會因為使用者的使用情況及常騎乘的地點而有所不同，如：騎乘地點潮濕或乾燥可能會影響把手或齒輪的狀況。而阿雲想要保存的，可能有兒時與父親一起坐在鐵馬上的記憶。從書中的描寫來看，我認為阿雲兒時應該是習慣坐在鐵馬的前面，而父親會以雙手將她圍繞起來騎車。這樣的記憶對阿雲來說，應該是一種被保護、疼愛的感覺吧！雖然現在阿雲再也見不到父親了，但若坐在這輛鐵馬的同一個位置上，就會讓她覺得好像父親就在身後，一直守護著她。所以保留了一個人的鐵馬才會彷彿保留了那個人一樣，鐵馬因此成為「記憶保存兼傳遞者」。它不只傳遞記憶中的溫暖，也傳遞不朽的愛。

³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頁 125。

（二）鐵馬不只是一輛單車，而是有情感價值的寶物

人類是群居動物，所以常會在孤單時將情感投射在物體上，藉以得到安定的感受。舉例來說，想必不少人的童年都有過娃娃、玩偶這類的物品吧！娃娃雖然沒有生命也不會說話，但對某些人來說它就是一個很棒的陪伴者，不管是開心的時候抱著它玩扮家家酒或一起睡覺，還是難過的時候抱著它哭，至少在某些人的成長過程中，它一直都在。因此，一起經歷的那些記憶才是物品之所以存在情感價值的原因，即「陪伴」。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人的記憶有限，所以總是將物品視為能記住所有事情的存在。在此段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鐵馬不只記錄、傳遞一個人的記憶，它其實還是可以累積的，而且先前的記憶並不會被覆蓋掉，它的運作模式比較接近平行資料儲存：

他說：「我擁有這輛車十幾年，車帶給我非常特別的、不可能被取代的回憶。但是我年紀大了，……如果有一天死掉，這輛車也就會被當成廢鐵處理也不一定。既然是別人的車，我本來沒有權利送人，但今天我聽了妳和妳母親關於腳踏車的故事，我認為妳很適合擁有它，因為妳像是會好好留存東西的人。……如果有一天那個人出現的話，妳幫我還給他。」⁴

既然文中都提到這輛鐵馬陪伴了這位經手人十年，那相信他對鐵馬的感情是非常濃厚的，再加上獲得鐵馬的原因還有各種境遇，他們之間的回憶就顯得十分與眾不同。或許這麼多年來，他不管出門去哪都會騎著鐵馬，又或者他喜歡做特定某些事時騎乘，而因此儲存了非常多美好回憶在鐵馬之中。經手人如此珍惜這輛鐵馬，不僅僅是因為委託人的真心懇求，這之中更包含了經手人自身對於鐵馬多年的生活記憶，所以不希望這輛鐵馬因為個人原因停止傳遞記憶的任務，甚至成了無人珍惜的廢鐵。因此，經手人對於下一個傳遞者也不馬虎。從引文中就可以看出，下一個傳遞者不只是值得信任，他更要有相似的特質以及同樣對鐵馬有著特別的故事，才讓這位經手者放心地把鐵馬交給他，因為這對經手人來說是非常寶貴的物品。同時，這樣的行為讓我們間接發現了父親想傳遞的事物，那就是「愛」，因為父親留下的是他最寶貴的物品。另外，經手者不忘提醒下一個傳遞者最初他拿到鐵馬的原因及使命——物歸原主、將主角父親的心思及愛繼續傳遞給主角，顯示了他對主角父親的請託之重視。

看到這段，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鐵馬對於故事中的任何人來說，都不單單只是一輛腳踏車，鐵馬不只是一項工具，它更是一項具有情感價值、歷史價值的寶物；因為它乘載的不只是人或物品的重量，更是記憶的質量。

⁴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頁 242。

四、從主角一家人的角度看父親與鐵馬意義

(一) 鐵馬：父親失蹤之前的記憶備份

文中描寫戰爭，即篇章〈銀輪之月〉的部分有提到鐵馬因機動性高而曾在二戰時作為傳遞訊息及情報的交通工具，所以我將其與以下內容結合後，推理鐵馬在主角、作者眼中，分別是傳遞情感與記憶、記載歷史的媒介。鐵馬對於不同的時代或不同的人來說雖然略有不同，但大原則都大同小異，就是傳遞與紀錄：

在爸失蹤前，我們都已經發現，他正在迅速忘記一切。他也會騎著腳踏車出去，一整天都不見蹤影，回來以後總是說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媽因此三番兩次到開漳聖王那裡，替爸收魂。⁵

主角父親失蹤前的這段期間，雖然父親所經歷的一切他自己可能不記得，又或者他可能有部分的事情並不希望家人知道，所以父親才會在外面到處遊走、遲遲不回家，作為逃避處理和子女感情衝突的一種方式。然而鐵馬在父親外出的途中幾乎一直陪伴著他，就好像鐵馬也經歷過、甚至記得一樣，因此擁有了父親很大一部分的記憶，這可能就是主角一家人之所以將「鐵馬」視為尋父象徵的原因之一。另外，此篇章也對於父親與鐵馬的關係給了一些線索：

這輛因為大哥聯考時我父親遺失後，才狠下心買下的二手鐵馬，就是我在某一本小說裡寫到，商場被拆後，停在中山堂並且再也不見蹤跡的那一輛幸福牌腳踏車。⁶

鐵馬被主角父親遺失後，經歷了一番波折而在商場被拆後再也不見蹤跡，一直到大哥聯考後又以二手意外買回的這件事。我想這一切絕對不會只是巧合，而是存在著無形的線將鐵馬與作者一家緊緊牽連，就像它註定就是主角的家人一樣，就算身處不同地方都還是家人，那個緣分是不會斷的。總體來說，鐵馬就如父親般，其實一直存在於主角的生活中。

(二) 他人口中的父親與鐵馬：刻意留下來的遺跡

從其中幾篇篇章的內容中，我認為與其說鐵馬是被遺失的物品，它更像是主角父親在失蹤前刻意留下來的遺跡。鐵馬在旅行的過程中轉手過很多次，如：阿

⁵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頁 201。

⁶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頁 27。

巴斯、薩賓娜、穆班長等，其中，穆班長的篇章寫道：

深夜的時候，穆班長去上廁所，買了啤酒，回來以後，就沒看到那個男人了，腳踏車則留在原處，上面有一張紙條，寫說「如果我沒有回來，請幫我把腳踏車送回家」。……我猜，你父親那時候，可能準備要去做什麼事吧，他因此留下對他而言很重要的腳踏車。⁷

由此段落可知，主角父親並不是隨便把鐵馬丟給別人這麼簡單而已，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在有限的時間內將鐵馬交付、委託給他覺得可以信任的人，並傳達他希望被委託的人做的事。另外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那張紙條上的內容，主角父親算是用了一個非常模糊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口吻，也就是說，以「如果」作為開頭的這件事，說明了主角父親也無法確定自己能不能回來，所以穆班長才會猜測他應該是要準備去做什麼重要的事，所以若我們把鐵馬解釋為「主角父親刻意留下來的遺跡」應該也是可以說得通的。

（三）病房裡轉動的鐵馬：父親的影子與記憶

鐵馬歷經了多次經手後，面貌曾經模糊的父親漸漸在主角的腦海中加上一條又一條的輪廓線；他曾經讓主角難以捉摸的心思，也在尋找鐵馬的旅途中，不知不覺地讓色彩滿溢了剩下的空白處。在書中的最後一個場景，病房中的主角母親看到空轉的鐵馬即立刻聯想到主角父親，並對著主角發出感嘆。在短短幾句對話後，主角與母親同時溼了眼眶，這顯示鐵馬對他們而言和父親有著很緊密的情感連結，意義非凡。經過許多歷史記憶及感情記憶的追溯後，想必主角應該比最初父親失蹤時更加瞭解他吧！或許就是因為真正認識了父親，主角母親才會覺得主角踩踏板的樣子跟父親的背影變得很像。同時，這樣的一席話在這部小說的尾聲形成了一種前後呼應的感覺，令讀者回味無窮。

若如前幾段所推理，鐵馬擁有主角父親大部分的記憶，則鐵馬的空轉是不是也很像播放中的錄影帶呢？錄影帶的功能及特性又是什麼呢？無疑就是紀錄影像及聲音，並使之後更多的人能夠看到。因此，若把這樣的概念跟《單車失竊記》所描寫的事情合起來看，病房裡空轉的鐵馬就是釋放父親記憶的一個過程；同時，因為主角坐在鐵馬上面，所以就如父親此時此刻就在主角母親的眼前一般。作者把這樣的意象擺放在最後的部分起到以鐵馬貫穿全文的作用，並呼應主題，明確的讓讀者知道「失竊的幸福牌單車」就是在類比「失蹤的主角父親」。

⁷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頁 301。

五、結論

這本書的寫法之所以能讓讀者身歷其境，是因為作者賦予了讀者將不同時代、不同經歷的人，拉到同一陣線上的視角。然而，主角跟讀者在認識父親的過程中，最大的不同在於父愛的感受程度、了解父親個性前後所感受到的落差。主角因為很努力去尋找，因此更能夠感受到父親的用心，這是讀者無法真正體會到的。而另外兩個造成讀者、主角對父親之感受落差的原因主要分為兩點，一是因為主角真正經歷過；二是因為這是小說，所以故事中的時間也是有被壓縮的，造成兩者的感受有所差異。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讀者所得到的資訊基本上都是平行輸入的；但主角卻是先經歷了一段事情後，它會先成為回憶，然後才在後面發生另一件相關的事情時被回憶起。所以兩者認識父親的視角看似大同小異，實際上卻有著很大的區別。

此本書的書名叫做《單車失竊記》，在「失竊」的這兩個字裡，我們可以很直覺地去聯想到因為「失竊」所以要找回來，也就是「尋找」、「追尋」。雖然乍看之下是要找回單車，但仔細意會以上所提及的部分篇章之後，我們不難發現，它也可以被類比為「父親」、「記憶」等。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書名中的「失竊」這兩個字事實上並不只是片面上的字義這麼簡單。如前面第二段所述，「主角在尋找鐵馬的過程」在某方面來說也是「主角重新認識、瞭解父親的過程」。主角最初對父親的瞭解有限，因此對於主角來說，他記憶裡所認識的父親有一部分是很模糊的，而那部分的父親就像「失竊」了一樣。《單車失竊記》除了尋找父親的身影，也尋找父親的記憶，更尋找主角所不熟悉的父親。

六、參考文獻

吳明益，《單車失竊記》，台北：麥田出版，2015年。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台北：二魚文化，2007年。

林宗翰，《吳明益小說中的幻夢與戰爭——以《睡眠的航線》和《單車失竊記》為例》，國立臺東大學華文所碩士論文，2016年。